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夏記

(一)

戴錫章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夏記

(二)

戴錫章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四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王有立主編

西夏記

(三)

戴錫章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甲子歲朝立春日

萬興紀

合肥李儒署



西夏紀序

同館戴君海珊以西夏紀廿八卷附叢刊若干卷乞序於余受而讀之紀蓋本張氏鑑西夏紀事本末吳氏廣成西夏書事陳氏崑西夏事略而增輯之者益以叢刊蒐獵之廣使一代得失之林昭然可睹匪特有功於夏臺抑亦有國者之殷鑒也夏立國朔方固天下勁兵處也幅員二萬里阻大河而負賀蘭雄踞上游直有席卷關中之勢海子鹽池之富蒲柳畜牧之饒天險地利可戰可守王霸之所資也自晉張氏竊據羣雄遞嬗赤辭歸唐思恭鎮夏賜姓封王代有梟桀傳至元昊稱制改元陳經立紀儼然開國

之規模矣夏雖僻處一隅挾其武力抗衡宋遼金者幾二百年其歷世視遼金爲久開國以後譯聖經立學校定新律修實錄雍雍乎漢唐之遺風焉而國史闕如可慨也論者以文獻無徵咎在製番書而屏漢文豈其然乎史載元吳立番漢學乾順病番學而立國學仁孝以幹道沖爲番漢教授其文之傳於今者感通碑則陽番而陰漢掌中珠以二體爲一書斯皆番漢並行之確據也況元用夏儒多爾濟高智耀而多爾濟爲國史世家元臣石天麟察罕尤以精諸國字書名通唐兀特之文者固不乏人也而國史闕如者何也嘗讀元進遼金史表皆稱其國史獨西夏傳

祇稱兼採宋夏國樞要等書而夏之史無聞焉則夏史之散亡於元斷可知矣或疑耶律楚材入夏收其遺書而歸安有至正散亡之理不知世祖修史進遼金而黜夏其遺書卒未上諸朝史書張柔之上金寶錄而耶律傳無之此其證也而修史者亦以夷之載記遂不遑發故府之櫝藏集遐方之甌獻草創爲之滅其國而并滅其史此不能不援春秋之筆以責之也竊歎遼金夏同一亡國而亡國之史有異者則人爲之也遼亡而陳大任之史作金亡而王鶚之史作自古無不亡之國而有不亡之史彼多爾濟輩坐視國史之蕩焉泯焉而不之恤其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烏摩清史之作於今日殆歷聖養士之澤有不容盡泯者
乎余老矣處元黃交戰之會膺國史絕續之寄不幸而以
文章報國亦事之至可痛者所願與戴君等黽勉圖成毋
令并可痛者而亦斬之爲多爾濟之續余序是書而愾乎
有感者此也襄平趙爾巽

西夏紀序

西夏建國二百餘年文獻無徵公私撰述十不存一良以元昊自製蕃書擯漢文不用簡冊流傳繙譯不易故典章制度概從湮沒元耶律文正從太祖征西夏但收圖籍其中必有國史及諸司案牘第文字殊別以蒙古漢人而譯唐兀持文無此宏通之士故有元一代留意於拓拔氏掌故者最尠亦其勢然也元昊遣使於宋表稱偶以狂斐製小蕃文字其予智自雄如此豈知國亡以後文字亦亡使當時蕃漢二體書並用則二百餘年之掌故何至並烟埃而俱泯乎近世好學之士蒐羅殘佚有張氏鑑之西夏紀

事本末吳氏廣成之西夏書事周氏春之西夏書陳氏崑
之西夏事略諸家體例雖殊然採摭之書大抵相同其擇
不精語不詳之憾則一也開縣戴海珊比部湛深史學文
章爾雅薈萃諸家重加訂補爲西夏紀廿八卷附以西夏
叢刊十餘卷用力十年而後成書義例之嚴援據之博考
覈之精皆爲前人所不及至於訂譌補漏舉舉大者如雍
熙二年尹憲破咩嵬及咩伽羅膩十四族吳移越移四族
亦降君據宋史石守信傳守信子保興至道二年與范庭
召等五路討賊擊殲咩伽羅膩等吳移越移諸族降證宋
史彼此之牴牾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君據

沈存中筆談野利遇乞剋造蕃字獨處一樓累年方就至是獻之證蕃字非元昊所自剋宋乾道四年任得敬伏誅君據金史得敬誅實在乾道六年爲西夏乾祐元年宋重和元年夏人寇邊邊將張迪死之宋史及畢氏續資治通鑑均佚其事君據九朝編年備要補載之遼史耶律多珍傳夏人阻河而陣帝渡河擊之大捷君據興宗本紀帝渡河夏人遁乃還無大捷事證多珍傳之失實金宣宗答西夏求和書金史不載君據金文雅錄其原文足裨正史之闕西夏主李仁孝君據文獻通考注繼乾順而立者正史作天祈朝野雜記作仁孝知馬貴與所據國史與今宋史

不同凡茲數事使錢辛楣先生見之不知當如何推挹也
猶憶光緒辛巳予與福山王文敏公俱客成都文敏言有
得西夏國史數冊者皆梵字也予謂當是元昊所製國書
非梵字屬文敏購之其人秘爲鴻寶不肯售近泰西人毛
利瑟譯西夏蓮花經十得四五若能譯其國史必於君書
裨益非淺君蜀人宜物色此書以資證補矣膠西柯劭忞

西夏紀序

余宦游隴上十餘年間嘗驅車過鄜延環慶歷涇原秦鳳之郊以達熙河周覽其山川堡寨時時閱史冊按地圖詳稽宋夏用兵以來得失盛衰之迹洎乎作宰中衛泛大河登賀蘭山觀元昊興州故都慨然想見其爲人烏虜何興之暴也當其崛起朔方變服色令禿髮改蕃書制禮樂定官制陳經立紀手定一朝之法又招納豪俊奔走蕃酋練精兵募鐵騎選豪族善弓馬都五六十萬而苦戰復倚山訛之衆據橫山曲律爲巢穴其地奄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諸州北控朔漠南引慶涼東遮府麟西捲瓜沙縱橫數

千里泱泱乎西陲一大都會也其僭號改元厯十世傳祚一百九十四年吾意當日創制顯庸垂爲國法其間用人行政緯武經文必有宏纖條教及厯代沿革損益強弱盛衰之故可以灼然昭示於世者乃自乾定滅亡之後耶律文正收其圖籍而國史無聞至元進遼金史表獨西夏傳僅採之宋夏國樞要諸書蓋史之無徵久矣夫夏之立國較遼金爲久幾與趙宋相爲始終而文献闕如無徵不信亦有國者之恥也吾觀宋遼金元諸史所記西夏之事聞見異辭而近世好古之士若張氏鑑吳氏廣成周氏春陳氏崑四家所爲夏書又往往撮錄舊文沿訛踵謬擇不精

而語不詳君子病焉開縣戴海珊先生與余同參史館朝夕過從因出其所著西夏紀一書附以叢刊十卷屬爲弁首之辭先生自言爲此書閱十年之久凡正史之舛訛四家之疏漏皆一一參稽補正粲然成一代信史其用力可謂勤矣竊嘗以謂自有天地以來歷億萬千紀其中蠻夷之長割據之雄不知凡幾而倏忽之間泯焉澌沒不復見稱於世者何克勝計故文字者與天地並參而兩間之事事物物皆賴之以傳於不朽文存則其國雖亡而亦存文亡則其國雖存而亦亡雖然猶是國也猶是文也而國之存與亡則又視乎文之能傳與不能傳以爲斷故孔子曰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言王天下也則又曰書同文蓋文
莫文於孔子之文惟同文而後可以常存於中國而不敝
元昊既譯聖經立學校矣而乃別製番文以自別於中國
此其所以國亡而文亦與之俱亡也吾讀戴君之書有感
於此故慨言之以諗世之知言者新城王樹枏